

友情的花期

肖 遥

古代戏文里的闺蜜，多是小姐丫鬟型的，比如崔莺莺和红娘，当遇到了心仪的张生，红娘负责拉线，把风，挺身而出与封建家长做斗争，维护小姐自由恋爱的权利。还有白蛇和青蛇，青蛇道行尚浅，不谙世事，白蛇找对象时她没起什么积极作用，但当白蛇被法海欺负的时候，青蛇配合作战，水漫金山，一点也不怂，白蛇青蛇的姐妹情谊，以后的很多艺术作品都有所借鉴。比如《小时代》《欢乐颂》里的闺蜜们，任何一个遇到渣男，自有姐妹出手帮她收拾负心汉或插足者。这种时候，当事人是不便出面的，只有闺蜜出面，既能为姊妹出气，又不会让她把所剩无几的尊严丢失殆尽。闺蜜，是受了情伤之后的疗愈神器，是情感遇到寒流的暖宝宝，每一个情路坎坷的女人，都至少有一个及以上的闺蜜，随时待命，一旦遭遇辜负的时候，安慰她、帮她善后、替她复仇，甚至帮她再觅良人。

闺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，她们不一定总会替对方遮风挡雨，甚至一不小心也可能成为彼此的暴风骤雨，所以有“防火防盗防闺蜜”的说法。话说回来，所谓“雌竞”也不一定是坏事，围绕着一个男人的情感，或可检验俩人是不是塑料姐妹花。从宝钗和黛玉到七月与安生，都能够“金兰契互剖金兰语”地肝胆相照。女人之间不只有嫉妒和攀比，更有共情和托举。

遗憾的是，友情和爱情一样，也是有花期的，青山七惠的小说《两个人》就呈现出了友情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阶段——

友情之花的凋谢的过程：两个同事实加和未纪，刚入职的时候，因俩人的业绩轮流垫底，使得她们成了患难姐妹，对婚礼的吐槽成了她们的连接线。“她们都不适应那种天真的明快和肆无忌惮的幸福气息，累得很”。俩人处境相同三观一致，有说不完的话。后来实加结婚生子，工作顺风顺水，职场上女人们的互相支撑依赖鼓励，让实加心情舒畅。育儿期间，也和其他宝妈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，“能够理解这五味杂陈心情的大概终归还得妈妈们”。

而一直保持单身的未纪则成长为我行我素的资深文艺中年。每逢俩人见面，实加都尽量避免去问未纪私人性的问题，可是聊实加的工作生活，未纪又提不起兴趣。于是，跟未纪在一起的实加变得战战兢兢，两个密友话不投机渐行渐远，未纪心想，“实加已经得到了这辈子靠‘认真人士入门’才能得到的全部奖励，因而极其心满意足，她因为在婚姻里呆得太久，所以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，却压根儿没有发现失去了它”。而实加认为“未纪带着自称自由之人特有的冷淡，不跟任何人亲密接触，不体谅任何人的心情，反过来也不会被任何人体谅，她已经完全习惯活在那样的生活里，她因为孤身一人生活太久，所以忘记了自己已经忘记”。自那以后，无数记不清最后见面日子的人出现在她们的人生中。

闺蜜友情的终结，已经不再关乎某个男人，只是对生活的选择不同了。

街上兰花香

吴银珂

繁华街道，寻常巷陌，总有那么一两商户，在门口养那么两三盆兰花。过去，烟柳园等地是有野生下山草卖的，现在基本没了。但人间四月天，无论走到哪个街道，依然兰香荡漾，行人大口大口呼吸吐纳，真是享受啊。

几年前某天，妻子买菜回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，老头子，我发现了几盆好花，带你去看看？我二话不说就跟着去了，来到农贸市场，旁边糕点铺门口赫然摆着几盆蕙兰，果然养得非常漂亮。寻常大盆，普通山泥，三五盆吧，居然盆盆油绿健康，生机勃勃。自此一直注意着，遗憾的是年年去看，岁岁无花。最近去看了，居然开了几朵小蝶花，像

蜜蜂一样翩翩起舞。老板怜香惜玉，搬入店内。我想仔细看看，老板笑盈盈提醒，安康码，行程码，戴口罩！赏个花也这么繁琐，算了！

三月底我家水龙头坏了，去一家五金店配货，又看见一家商铺门口摆着一盆蕙兰，花正盛

开，青杆素花，肩平，有点意思，虽然拆捧，竹叶瓣，但是已经很不错了。老板正和一个男人聊天，估计平时也是吹牛惯了，见我感兴趣，就大声说道：“我这花是市里著名兰花专家送我老婆的，很名贵的！”我说卖不，他把头摇得像拨浪鼓，“卖了我老婆要打死我的！”我笑着离开了。

昨夜夜风轻柔，我去街上买秋裤。走到某名酒专卖店，目光被里面盛开的一片黄花吸引了，停步，走近点，弯腰，摘下眼镜，仔细瞅，好几盆啊，香味扑鼻。大部分花儿已经蔫了，还是有几个杆儿挺立，我扶着杆子仔细瞅花瓣，不错哦，从瓣到捧，到舌，都是黄色，关键是整花饱满，两肩微平，拱抱有力。老板走过来，说爹爹也喜欢兰花呀？我说，是哦，你这是什么草？他说，像太平猴魁一样珍贵，太平朋友送的。正聊着，里面的老板娘声嘶力竭道，不能摸不能摸！我吓一跳。她似乎更鄙视了，说，不懂就不要装懂，不要乱摸！我吓得连忙说，对不起对不起，一步一步退到店外，才昂首挺胸走自己的路。我本想说，什么破花，还不能摸！老子连荷塘月色、至尊红颜都摸过！

话是这么说，过一会儿还是释然了。都是爱花人，心情可以理解。

走着走着，一阵晚风吹来，兰香隐隐。小城了这份香气，格外迷人。

谷雨
(版画)
刘晓宁 作

旧 燕

白海燕

我三岁时，父亲发愤要从新婚分得的矮小阴暗的披厦里搬出去，给自己打造一个新家。于是他利用上班之余，在村旁的一块自留地上，一锹锹挖土垒墙，盖了三间土墙瓦房，坐北朝南，门对大路，一边邻水，视野开阔。

堂屋的梁上，有个燕窝。年年春天，几只燕子出来进去，和我们相处甚安。很多时候，我和弟弟放下手里的玩物，仰头呆呆地看，听它们唧唧有声，觉得有趣亲切。

偶尔也想把玩它们，于是央求大人关门，捉它们下来，遭到一顿呵斥。虽然它们常会弄下脏物来，但母亲打扫的时候也不过是咕啾一声，嗔怪的语气像对待一个淘气的孩子。向来严肃少语的父亲，看向它们的目光也充满爱意。

我的乳名也唤燕子，据说是父亲逗弄襁褓中的我，看我小嘴翘翘待哺的样子，对母亲说：你看像不像小燕子，就取这个名字吧。我是喜欢这名字的，同名让我觉得和它们更多了一份缘，看那些小燕子，也更多了一层感情。

那时候，父亲也正走在他人生的上坡路上，先在学校当民师，又被推荐到大队当会计。父亲的会计一事落实的那个下午，大伯和他坐在堂屋的板凳上，头对头地交谈，两个人的脸上都是从没见过的开怀的笑容。事业的升迁对于一个男人的意义，我最早是从这个下午觉悟的。以后的那几年，我们的生活确有改观，大队里的工作餐、招待餐基本都安排在我家，腆着大肚子的公社干部也是我家的座上客，农忙时父亲会叫来一二十人帮忙。母亲穿着红的确良衬衣，在厨房忙碌，退伍军人出身的父亲迎接客人的步子，很有些气势。

大人们忙他们的，我领着弟弟玩。弟弟是个漂亮干净的男孩，父亲宠爱他，给他买的都是街上孩子的行头。每次外人见到了，都会夸赞。

梁上的燕子一家生活得其乐融融；梁下，父母领着我们两个孩子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。

然而，父亲的健康出现了问题。连续几年的防汛让他患了气管炎，整夜咳嗽，大汗淋漓。组织上照顾他，让他仍是回学校上班。这一返回，父亲的心里一定是有失落的，但他却奈何不了自己的身体。门庭开始冷落了，父母亲有了更多的精力督促我们的学业。作为长女的我还算争气，一直都是班级里的佼佼者，年年得奖状。弟弟贪玩，成绩弱，但有榜样的领头以及家庭氛围的影响，父母心里还是满抱希望的，这多少缓解了父亲犯病时的痛苦。

可父亲又染上慢性肝炎。农忙时，父亲白天干活晚上去打针，然后捏着屁股慢慢歪回来的样子，让我们全家看了，都觉得疼。

有一回，远村当木匠的舅爹来走亲戚。他站在我家场地上左瞅右瞧，然后对父亲说，换换门向，对面的楼房挡了你家风水，父你的病与此不无关系。这话有些迷信，但作为老手艺人的舅爹有经验有威望，病因中的父亲深信不疑。很快，我们的大门被改造了，往西边偏转了有三十度，门头悬了一面圆镜子。虽说新改的大门寄托着全家的心愿，但是从这时起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哀笼罩在我的心头。

也就从这时起，燕子再也不来了，它们的窝一直空荡荡坐在屋梁上。

让人最不甘心的是，风水改了，父亲的身体并没因此好起来。时好时坏的他，让我们的心房也像那间堂屋，总装着重重的暗影。在那个油菜花开疯了春天，我们说不出的担心终究成真，父亲走了！

燕走巢空，人走家散。父亲的走，把一个完整的家拆散了，亲情的一角缺失，是无论怎样的生活重建都不能弥补的，日后，我们都携带着这样的破碎感跌撞前行。